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Ciwei ge Jing dian Zhuan ji Cong shu



玛利亚·斯图亚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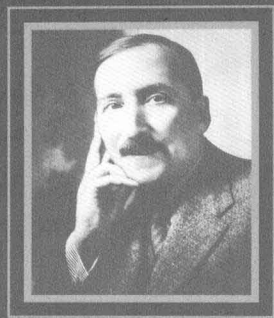
赵燮生 主编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 著 赵燮生 谭 渊 / 译



APPTIME
时代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Ci wei ge Jing dian Zhuan ji Cong shu

玛利亚·斯图亚特

赵燮生 主编

[奥地利] 斯蒂芬·茨威格 / 著
赵燮生 谭 渊 /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玛利亚·斯图亚特/(奥)斯蒂芬·茨威格著;赵燮生,谭渊译.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1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ISBN 978-7-5396-4215-4

I. ①玛… II. ①斯…②赵…③谭… III. ①斯图亚特, M. (1542 ~ 1587) - 传记 IV. ①K835.617 = 3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70577 号

出版人:朱寒冬

策 划:岑 杰

责任编辑:岑 杰

装帧设计:艺杭传媒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press-mart.com

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awpub.com

地 址: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 邮政编码:230071

营 销 部:(0551)63533889

印 制:合肥锐达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551)62827094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20.75 字数:400千字

版次:2013年1月第1版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 序

清清楚楚、显而易见的事不解自明，然而隐蔽的事却能激发创作的想象力。正因为如此，那些蒙着神秘面纱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要求我们再次做出解释和进行文学创作。一个历史问题往往具有永不衰竭的神秘的魅力，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活悲剧就是典型而出色的一例。在世界史上，大概没有一个人人像她那样出现在如此众多的文学作品——戏剧、小说、传记和论文中。三百多年来，她总是一再地吸引作家去描写她，迫使学者去研究她，而她的形象一直以不减当年的力量敦促我们进行新的塑造。因为让一切杂乱的事趋于清晰，让一切隐秘的事趋于明朗，是令人感兴趣的。

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生活秘密频繁地被人描写和阐释，然而又是那样的矛盾百出：也许没有一个人人像她那样在人们的笔下是如此大相径庭，有的说她是杀人凶手，有的说她是殉难者，有的说她是愚蠢的阴谋家，有的说她是崇高的圣徒。然而，说来奇怪，她的面貌被写得如此迥异，并不是因为流传下来的材料匮乏，而是因为材料丰富得使人无所适从。保存下来的文件、记录、案卷、书信和报告数以千计，这是三百多年来一年年积累下来的，一批批法官，总是满怀新的热情，她就是有罪还是无罪提起诉讼。但是，我们研究史料愈是透彻，就愈是感到悲哀，因为我们从中发现各种历史证据（包括艺术创作）都很成问题。任何一个文件，尽管是真正的手稿，历史悠久，并经过认真归档的，但还是不能完全保证它的可靠性和叙事人的公正性。同一件事，同时在几位史家的眼里看法竟截然相反，这种情况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一案中似乎更加明显。在这里，任何一个“是”，必有一个“不”予以反驳，双方各有文件为证，任何一个控告，必有一个辩白。谬误和真理，虚构和事实，杂乱地交织在一起，以致实际上任何一种看法都可以成为最可信的证词。如果谁想证明玛利亚·斯图亚特参与谋杀亲夫，那么有几十份证词可供使用。同样，如果谁想极力证明她没有参与，证明也很容易找到。要描绘她的任何一幅肖像，都有现成调好了的颜料。如果在这些杂乱的现存材料中再掺入政治偏见或民族主义，那就成了蓄意粗暴地歪曲她的形象了。人的天性本来就是如此：处在两种人、两种思想和两种世界观之间争论存在还是毁灭，几乎都摆脱不了诱

惑,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不是承认这个对就是承认那个不对,不是认为这个有罪就是认为那个无罪。就像在这桩流传至今的案件中一样,如果那些艺术家多半各有所属,分别属于斗争的各方、各派宗教信仰或各种世界观,那么他们的片面性事先就注定存在了。在一般情况下,新教的作家把一切罪过一股脑儿地推到玛利亚·斯图亚特的.身上,而天主教的作家却把一切罪过归于伊丽莎白;英国的艺术家几乎都把玛利亚描绘成杀人凶手,而苏格兰的艺术家则把她说成受害者,品行端正,横遭卑鄙的中伤。关于首饰盒信件,争论最多,一些人斩钉截铁地说它是真的,另一些人发誓说它是假的,在这件事上纠缠不休,连一些鸡毛蒜皮的得失都掺入了派性的色彩。因此,一个既非英国人又非苏格兰人的作家,毫无这种血缘关系和利害关系,也许能够比较公正而无先入之见地加以客观的评说;一个有热烈的兴趣而无成见的艺术家,也许更能够理解这场悲剧。

当然,即使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想佯言他所知道的玛利亚·斯图亚特生平的一切情况都是真情,都是独自掌握的真情,那也是够大胆的。其实,他所能把握的,只是一种最大限度的可能性,甚至以他的全部学识和良知认为是客观的观点,也总是带有几分主观性。因为史料的来源都不是完全纯真的,他只能从模糊不清的史料中去搞清真相。又因为当时那些人叙述的情况相互矛盾,他对于这场诉讼,在每一个细节上都不得不在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之间进行选择。不管他的选择是多么谨慎,有时他只能采取最老实的做法:在他的看法后面打上一个问号,承认玛利亚·斯图亚特这个或那个生平事迹至今仍未搞清真相,也许永远也搞不清。

因此,在呈献给你们这部试作中,你们可以看到作者严格遵循一个原则:决不采用任何一个由刑讯、恐吓或逼供而得到的证词,一个真正寻求真理的人决不会认为屈打成招的供词是真实可信的。同样,对密探和使臣(在当时这两者几乎是同义词)的报告,作者也是在经过极其慎重的选择后才偶尔采用,并对每一份文件都取存疑态度。即使作者在书中认为那些十四行诗以及大部分“首饰盒信件”是真实的,那也是在经过极其严格的审核后,才持这种看法的,并提出了个人令人信服的理由。凡是归档的文件中存在两种相反的看法,本书作者都要彻底探寻它的来源和政治动机;如果无法回避地要在这种或那种看法中选择一种,那么决定取舍的根本准则,便是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整个性格。

因为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性格本身并非那么神秘:她性格的不一致仅仅显示在外表上,而内在的本质自始至终都是一致而鲜明的。玛利亚·斯图亚特属于那

种十分罕见的、富有激情、能够做出真正冒险之事而为时极短的女性，属于那种光华灿烂而昙花一现的女性，她不是那种一生放荡的女性，而只是一时在炽热而狭窄的空间里迸发出激情的女性。在二十三岁以前，她的情感像平静的水面，从二十五岁开始，她的情感也没有再一次掀起汹涌的波澜。仅仅在那短短的两年，她的情感突然像暴风雨般地猛烈迸发出来，原本平淡无奇的命运突然演绎成一出古典悲剧，一出伟大而又壮烈的悲剧，犹如《奥瑞斯忒亚》^①。仅仅在那两年，玛利亚·斯图亚特才真正成了一个悲剧人物。她只是在压力下挣脱出来，超越了自己，由于过度冲动而破坏了自己的生活，同时又因此而永垂不朽。她的激情毁灭了她心中的人性，而她的名字之所以至今还能留存在诗歌和争论中，也仅仅是因为她有这种激情。其实，内心生活历程极其浓缩，集中在唯一的瞬间爆发出来，这从一开始就已经决定了玛利亚·斯图亚特各种传记的形式和节奏。艺术家的唯一任务是再现这条陡然向上又陡然回落的生活轨迹，表现出它完全令人惊异又独特的个性。因此，在本书中，她前二十三年以及被囚禁的近二十年的漫长岁月，与她激情迸发的悲剧性的两年，所占的篇幅几乎相等，这样的安排你们一定不会感到是矛盾的。在人一生的命运中，内心时间和外部时间在一定范围内只在表面上是吻合的。实际上，唯有经历的充实才能决定心灵计时的尺度，人的感受与冷酷的日历迥然不同，它以独特的方式从内心计算流逝的时间。人在感情的陶醉中，无比幸福地摆脱了束缚，受到命运的保佑，就能够在极短的时间里得到无穷的满足，尔后又摒弃了激情，便沦入一片空白之中，感到无穷无尽的岁月像幢幢幻影，是那样的虚无缥缈。正因为如此，在传记中，只有那些紧张而重要的瞬间才是真实有效的；正因为如此，生活只有凝聚在瞬间中，只有从瞬间去观察，才能被确切地描述出来。一个人，唯有把全部力量发挥出来，于己于人才算真正活着；他的心灵唯有发出烈焰，烧得通红，才能成为看得见的形象。

① 古希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的作品。



CONTENTS 目录

序 言	001
第一章 摇篮里的女王	
1542 年 ~ 1548 年	001
第二章 少年时代在法国	
1548 年 ~ 1559 年	011
第三章 寡居的王后和在位的女王	
1560 年 7 月 ~ 1561 年 8 月	021
第四章 回到苏格兰	
1561 年 8 月	035
第五章 巨石滚动	
1561 年 ~ 1563 年	049
第六章 政治婚姻市场里的闹剧	
1563 年 ~ 1565 年	061
第七章 再婚	
1565 年	077
第八章 霍利鲁德的凶险之夜	
1566 年 3 月 9 日	091
第九章 叛徒的叛变	
1566 年 3 月 ~ 6 月	105
第十章 可怕的情感纠葛	



	1566年7月~圣诞节	119
第十一章	爱情的悲剧	
	1566年,1567年	133
第十二章	走向谋杀	
	1567年1月22日~2月9日	153
第十三章	毁灭与疯狂	
	1567年2月~4月	167
第十四章	穷途末路	
	1567年4月~6月	183
第十五章	废黜	
	1567年夏	203
第十六章	告别自由	
	1567年夏~1568年夏	215
第十七章	罗网织就	
	1568年5月16日~6月28日	227
第十八章	罗网收紧	
	1568年7月~1569年1月	237
第十九章	惨淡岁月	
	1569年~1584年	249
第二十章	最后一战	
	1584年~1585年	261
第二十一章	走向结局	
	1585年9月~1586年8月	273



CONTENTS 目录

第二十二章	伊丽莎白同自己交战	
	1586年8月~1587年2月	291
第二十三章	我的终结就是我的开始	
	1587年2月8日	307
尾 声	1587年~1603年	317

FIRST
CHAPTER | 第一章 |

摇篮里的女王

Yaolan Li De Nvwang



【茨威格经典传记丛书】

Süzwige Jingdian Zhuanji Congshu

摇篮里的女王

1542年~1548年

玛利亚·斯图亚特生下刚刚六天，就成了苏格兰的女王。在她的生命之初，便显露了她一生的规律——往往过早，还不会欢笑，她就接受了命运的恩赐。1542年12月的一个阴天，她出生在林利豪堡，当时，在邻近的福克兰德的宫中，她的父亲詹姆斯五世正躺在病榻上，生命垂危，他才三十一岁，却已经被生活压倒，在权势和斗争中精疲力竭。他是一位勇敢而豪爽的人，生性开朗，热爱艺术，十分喜欢女人，深受百姓信赖。他常常微服出访，参加乡间的庆祝活动，同农民一起跳舞，开玩笑；他写的一些苏格兰歌谣长久地在他的家乡流传。但他出生在一个不幸的家族，是一个不幸的继承人，那时世道混乱，国家不太平，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他的悲剧性的命运。他那势力强大而无所顾忌的邻居亨利八世，逼迫他实行宗教改革，而詹姆斯五世却忠于教会。一贯给他们的国王制造困难的苏格兰贵族，马上利用两人的不和，想强行把这位性格乐观而温和的国王拖进动荡和战争中。詹姆斯五世早在四年前，在他向玛丽·德·吉斯求婚时，就清楚地看到这种状况：面对顽固而贪婪的氏族，他当国王一定会对他们不满。“夫人，”他在这封求婚信中，以令人感动的真诚的语气写道，“我才二十七岁，但生活就像我的王冠一样使我感到沉重……我自幼就成了孤儿，成了野心勃勃的贵族的囚徒。势力强大的道格拉斯家族长久地奴役着我，我憎恨这个姓氏，一想起它就痛恨不已。恩加斯伯爵阿奇博尔德，他的弟弟乔治，以及全体被放逐的族人，不断地煽动英国国王反对我们。那位国王在我们的国家里到处拉拢贵族，不是对他们许愿就是用黄金收买，没有一个贵族未曾受到他的引诱。我个人的安全没有保障，我的旨意得不到尊崇，公正的法律受到践踏。这一切都使我感到可怕，夫人，我期待您给我力量和忠告。虽然我没有钱，只有从法国国王那儿得到一些支持，从富裕的僧侣那儿得到一些菲薄的施舍，但我仍然想装修我的城堡，维修我的要塞，建造战舰。然而，我的男爵们把一个想做名副其实的国王的人视为不可容忍的对手。我担心，尽管

法国国王对我友好，并用他的军队支持我，尽管我的百姓对我忠诚，但我仍无法在同男爵们的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要排除一切障碍，为我的国家开辟正义与和平之路。我也许会达到我的目的，只要我国的贵族们没有强大的外援。然而，英国国王不断在我们之间播下不和的种子，散布强加给我国的异端邪说，毁灭性地侵蚀了直至各个阶层的僧侣和百姓。我和我的祖先历来依靠的唯一力量便是市民和教会，我不得不自问：他们还会长久地支持我吗？”

国王在这封卡珊德拉^①信中一切不祥的预言都应验了，还有其他更严重的灾难落到他的头上。玛丽·德·吉斯给他生的两个儿子都在摇篮里夭折了；詹姆斯五世正当壮年，还一直没有盼到王位的继承人，那顶戴在头上的王冠使他一年年越来越感到痛苦。最后，苏格兰的男爵们违背他的意志，把他拖进战争中，迫使他向强大的英国开战，后来又在关键时刻背弃了他。在索尔韦海湾，苏格兰不仅一败涂地，而且蒙受了失败的耻辱。被氏族首领抛弃的军队，丧失了指挥者，几乎不战自溃，望风而逃。而国王这位有骑士风度的男子汉，在这紧要关头，并没有同异族的敌人交战，而是同他的死神拼搏。他被无聊的争斗和令人厌烦的生活弄得疲惫不堪，躺在福克兰德城堡的病榻上发着高烧。

1542年12月9日是阴霾的冬日，窗户被浓雾遮蔽失去了光亮，一个使者在门外砰砰地敲门，他是来给奄奄一息的衰弱的国王报信的：王后给他生了一个女儿，一个女继承人。但是詹姆斯五世耗尽精力的心灵里再也产生不了希望和欢乐。为什么不生个儿子，生个男继承人？面对死神，他处处见到的只是更多的不幸，以及灾难和没落。“我们的王位由女人而得，也随女人而去。”他听天由命地说。这句阴郁的预言是他生前最后一句话。他只是叹了一口气，在床上翻转身子面对墙壁，再也没有应声。几天后他被安葬了。于是，玛利亚·斯图亚特还没有学会睁开眼睛看待人生，便成了王国的女继承人。

然而，出生在斯图亚特家族，又是苏格兰女王，这就意味着前景双重阴暗，因为在斯图亚特家族中至今没有一个人幸运而长久地坐稳过王位。两位国王，詹姆斯一世和詹姆斯三世被谋杀；另外两位，詹姆斯二世和詹姆斯四世在战场上阵亡；而他们的两个后裔，即这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和她的嫡孙卡尔一世，命运则更惨，竟在断头台上殒命。这个阿特柔斯家族^②中，没有一个高寿，没有一个吉星高照，受到命运的青睐。他们总是不断地同外部的敌人斗，同内部的敌人斗，同自己斗；他

① 希腊神话中的特洛伊公主，能预卜吉凶。

② 希腊神话中多灾多难的家族。

他们总是不断地处在外部的骚乱中，也处在他们内部的骚乱中。他们的国家也像他们自身一样不得安宁。他们之中最不忠诚的人正是那些本该最忠于王室的人——勋爵们，男爵们，以及那些阴沉而强大、粗野而放肆、贪婪而好战、固执而任性的骑士贵族，正如流落到这个雾国的诗人龙萨所抱怨的那样：“这是一个野蛮的国家和残忍的民族。”这些人在他们的领地和城堡里都是小皇帝，就像主人驱赶畜群一样，把他们的农夫和牧人当作供屠宰的牲畜送往战场，没完没了地为他们打仗和掠夺。这些专制氏族统治者，除了战争没有其他的乐趣，纷争是他们生活的欲望。“黄金和利益是唯一能使苏格兰勋爵们动心的塞壬^①的歌声。”法国的使者写道：“对他们宣讲什么是对亲王的义务，什么是荣誉、公正、道德和高尚的行为，只会引起他们的嘲笑。”他们野蛮好斗，掠夺成性，就像意大利的雇佣兵队长，而且他们的天性更粗野，更狂暴；这些古老的、有权势的家族——汉米尔顿、阿兰、梅特兰德、克罗福德、林赛、伦诺克斯和亚盖尔等，总是为占据优先地位而绞尽脑汁，争吵不休。他们时而像敌人似的互相攻击，长达几年时间，时而郑重发誓，结成短暂的同盟，以反对第三者。他们总是拉帮结派，但内部却不讲信义；他们全有亲缘关系或姻亲关系，但实际上却是心怀忌恨的无情的敌手。不管他们自称是新教徒还是天主教徒——全看哪方对他们有利而定——反正在他们狂暴的心灵里仍然留存着异教徒和野蛮人的本性，其实他们全都是麦克白和麦克德夫^②的子孙，是莎士比亚出色描绘过的嗜血的邪派人物。

只有在一件事上，这帮难以驯化、妒忌成性的人会马上变得一致起来，那就是共同反对他们的君主，他们的国王，因为他们全都讨厌顺从，不知道什么是忠诚。这是“一帮无赖”——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彭斯曾这样严厉地谴责过——假如他们还能容忍名义国王的权位凌驾于他们的城堡和产业之上，那只是出于一个家族对另一个家族的妒忌。戈登家族只是因为害怕王冠被汉密尔顿家族抢去，才让王冠落到斯图亚特家族的手里；而汉密尔顿家族因为忌恨戈登家族，才拥戴斯图亚特家族。如果一个苏格兰国王真正想当一个统治者，推崇礼仪，治理国家，如果他凭着年轻人的胆量抵制勋爵们的狂妄和贪心，那就会遭殃！这帮彼此敌对的人马上便会抱成一团，亲如兄弟，以便合力推翻他们的国王。如果用武力解决不了，那么可靠的刺客就会用匕首为他们效力。

这个被狂暴的贪欲搞得支离破碎的不幸小国，阴沉而充满悲剧性的浪漫情

① 希腊神话中的女海妖，常以美妙歌声引诱航海者触礁。

② 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的人物。

调,这个地处欧洲北端、被大海环抱的岛国贫穷不堪,因为连年的战争耗尽了国力。那几座城市,其实算不上城市,只是一片破败的房子连在一起,有要塞保护罢了,因为老是被洗劫或被纵火焚烧,怎么也富不起来,市民只能勉强维持生计。那些贵族的城堡(至今还阴沉而雄伟地耸立在废墟上),丝毫显示不出那种富丽堂皇和宫廷豪华的气派,算不上真正的宫殿;它们只是作为难以攻克的要塞用于战争,而不是作为艺术品用于和善地接待宾客。这些为数不多的家族支系庞大,在它们和农奴之间完全缺少一个有创造力的中间阶层,这是一个养活国家、利于国家的有力的阶层。唯一的人口稠密的地区是在特维德河和费尔德河之间,由于离英国边界太近,一再受到英国人的侵袭,房屋遭到毁坏,人口不断减少。在北部,沿着孤零零的湖泊,或在荒凉的牧场上,或在阴暗的森林里漫游,步行几个小时也见不到一座村庄、城市或城堡。这里不像欧洲人口稠密地区那样村庄挨着村庄,没有用于交通往来和促进本国贸易的宽阔的大路,也没有用于远洋的港口,不像荷兰、西班牙和英国那样有飘扬着三角旗的船只到海外去猎取黄金和香料。这儿的居民还是像他们的祖先那样靠牧羊、捕鱼和打猎维持可怜的生活。在法律、习俗、生活水平和文化方面,当时的苏格兰落后于英国和欧洲至少一百年。在各国的海滨城市,随着新时代的开始,银行和交易所已经兴旺发达,而这里仿佛还处在圣经时代,财产仍然以土地和羊群的多少来衡量。玛利亚·斯图亚特的父亲詹姆斯五世有一万头羊,这就是他的全部财产。他既没有王室的珠宝,也没有军队,没有维护他的政权的禁卫军,因为他无钱供养士兵。由勋爵们决定一切的议会从来不让国王获得真正施政的手段。除了维持生计的必需品外,都是由他富有的盟友法国和教皇提供或赠送的,他房间里和城堡里的每一条地毯,每一幅挂毯,每一座烛台,都使他付出了屈辱的代价。

无穷无尽的贫困,像脓疮一样侵蚀着美丽而高贵的苏格兰的政治力量。因为国王、士兵和勋爵们的贫困和渴求,使苏格兰经常成为外国君主手中流血的玩具。谁反对国王,为新教而斗争,谁就会从伦敦得到军饷。谁为天主教和斯图亚特家族打仗,谁就会从巴黎、马德里和罗马得到资助;外国列强乐意和热心地为苏格兰流血付钱。英法两个大国争霸的最后结果未定,所以英国的近邻苏格兰就成了法国不可多得的伙伴。每当英国军队入侵诺曼底,法国就把苏格兰当作匕首迅速刺向英国的背后,时刻准备打仗的苏格兰人立即跨过国界,反对他们的夙敌。即使在和平时期,他们也一直对英国构成威胁。加强苏格兰的军事力量,永远是法国政治家们关心的事情。而英国则煽动苏格兰的勋爵们在国内挑起无休止的叛

乱，破坏苏格兰的军事力量，没有比这更理所当然的事了。于是，这个不幸的国家成了百年战争的流血的战场；只是靠了一个当时还天真无邪的婴儿的命运，才最终决定了这场决斗的结局。

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富有戏剧性的象征：当玛利亚·斯图亚特还在摇篮里的时候，这场斗争实际上就开始了。这个婴儿还不会说话，不会思想，没有感知，在襁褓里刚会动动手脚，而政治就已经触及到她那尚未舒展的身体，触及到她那天真无邪的心灵。玛利亚·斯图亚特在劫难逃，永远卷进这场命中注定的赌博之中。她从来无法让自己的天性无忧无虑地流露出来，表现自我，她总是被卷进政治阴谋之中，成为别人耍弄权谋的对象，成为外国人实现意愿的玩偶；她一辈子只是女王或王位继承者，盟友或敌人。信使刚把两条消息带到伦敦，说詹姆斯五世逝世，说他最近生了个女儿，她成了王位继承人和苏格兰女王，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便做出决定，急不可待地为他未成年的儿子和继承人爱德华订婚，未婚妻就是这位身价高贵的女王。她身体还未发育成熟，心灵还未苏醒，就像奇货一样被人占有。然而政治是从来不考虑感情的，它只考虑王冠、国家和继承权。对它来说，单个的人是不存在的；比起世界性的赌博的显而易见和实实在在的价值，单个的人是微不足道的。当然，在这件特殊的事情上，亨利八世想让苏格兰的公主同英国的太子订婚，这个主意倒是合理的、人道的。因为两个兄弟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战争早已失去意义。英国和苏格兰人民居住在同一海岛上，受到同一海洋的庇护和风暴的袭击，从族系来说具有亲缘关系，从生活条件来说也很相似，毫无疑问，他们面对一个共同的任务：联合起来；在这儿，大自然清楚地显示了自己的意志。只是都铎和斯图亚特两个王室的猜忌阻碍了这最终目标的实现。如果能靠联姻化解两个统治家族的纷争，使之联合起来，那么斯图亚特和都铎的共同子孙就能同时治理英国、苏格兰和爱尔兰，一个统一的大不列颠就能参与更加复杂的斗争：争夺海上霸权。

但厄运逃避不了：只要在政治中显现出一丝光明，破例地想出一个清晰而合乎逻辑的主意，它总是让愚蠢的实施者给毁了。起初一切似乎都很顺利。把大笔的钱塞进腰包的勋爵们，高高兴兴地同意缔结婚约。但精明的亨利八世并不满足于单纯的一纸文字。他对这些高贵老爷的虚伪和贪婪领教得够多了，清楚地知道这些人是靠不住的，他们从来没有履行过协议，只要法国人出更高的价钱，他们马上就会把婴儿女王转卖给法国王太子。所以亨利八世要求苏格兰的谈判代表马上把小孩送到英国，把这作为首要条件。但是，如果说都铎家族的人不相信斯图

亚特家族的话，那么斯图亚特家族的人也对都铎家族心存猜疑，尤其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的母亲竭力反对这个婚约。这位法国吉斯家族的女儿严格信奉天主教，她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异教徒，另外，她不费吹灰之力就发现婚约中有一个危险的陷阱。因为在一项秘密条款中有一项规定：如果孩子夭折的话，那么苏格兰的谈判代表有义务促成“全部权力和王国的财产”归亨利八世。这一点令人忧虑。因为这个人已经把他的两个妻子送上了断头台，可以预料，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为了更快地接收如此重要的遗产，他也许会让这个孩子早死，而且还不是让她自然死亡。因此，满怀忧虑的母亲拒绝了把女儿送到伦敦的要求。这一来，求亲几乎引起了一场战争。亨利八世派遣军队，想用武力把珍贵的人质夺过来；他向军队发布的命令显示出一幅骇人的画面，让人看到那个时代赤裸裸的暴行：“陛下命令，一路上统统放火烧光，统统用剑砍死。在爱丁堡的一切财物被你们尽量运出、抢光后，即刻付之一炬，夷为平地……霍利鲁德和爱丁堡周围的许多城市、乡村，必须抢光、烧光，雷特和其他城市必须征服，如遇抵抗，无论男人、妇女和小孩，决不宽恕，统统杀光。”亨利八世的武装匪徒像一群匈奴人一样冲过边境。但在最后一刻，母后和孩子躲进了坚如磐石的斯特林堡，安然无恙。亨利八世不得不妥协，在婚约中规定：苏格兰有责任在玛利亚·斯图亚特年满十岁之日，把她交给英国（她总是像商品一样被人卖来卖去）。

一切似乎有了最圆满的结局。然而，政治在任何时代都是一门荒谬的学问。它与简单的、自然的、合乎理性的解决办法相抵触；制造困难是它的乐趣，挑起纷争是它的拿手好戏。不久，天主教派暗地里开始进行阴谋活动，打听把孩子——她还只会牙牙学语，只会微笑呢——卖给法国王子是否比卖给英国王子价钱更高。在亨利八世死后，履行婚约的事更没有人感兴趣了。然而，英国的摄政者萨默塞特以幼主爱德华的名义要求苏格兰把未成年的未婚妻送到伦敦；由于苏格兰抗命，他又调集军队讨伐，因为只有一种语言才能使苏格兰的勋爵们听得进，那就是武力。1547年9月10日，在乎卡附近的会战中——确切地说，是一场屠杀——苏格兰军队被打得溃不成军，一万多具尸体丢弃在战场上。玛利亚·斯图亚特还不到五岁，为了她，已经血流成河。

现在，苏格兰已经毫无抵抗地为英国人敞开了国门。但在这个被洗劫一空的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抢；对于都铎王室来说，本来想得到的只是那个独一无二的珍品：象征着王冠和王位继承权的小女孩。然而，使英国间谍们大为失望的是，玛利亚·斯图亚特突然消失了，从斯特林堡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最值得信赖的